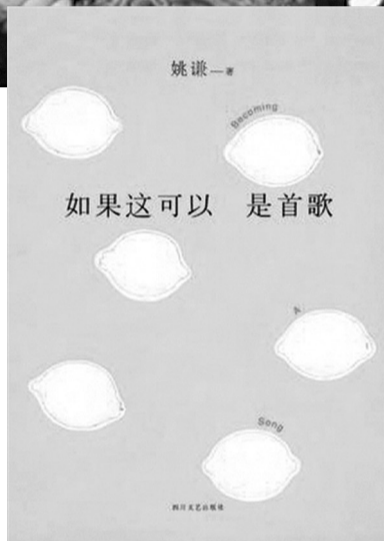


□ 关于姚谦

姚谦，1961年生于台湾，华语流行歌坛著名作词人、制作人、音乐经理人、作家。多次荣获“最佳作词人”奖项，被誉为华语乐坛大师级作词人。代表作《味道》《鲁冰花》《我愿意》《如果爱》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《脚趾上的星光》。最新著作《相遇而已》《品味》已发行。2015年姚谦做客第三期的《上弦乐公开课》由曲世聪担任引言人。姚谦制作了江淑娜、伍思凯、优客李林、江蕙、林慧萍等在当时红极一时的大牌歌手。对于自己被誉“伯乐”，姚谦曾对媒体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后来我发觉，如果有一件作品——反而不一定是我的作品被人家接受，或者我推荐了一个人，我觉得那种存在感是特别好的，所以，好像我最适合干的一件事情就是‘桥’。人家因为经过我，而获得了什么。”



姚谦

世界自有它的步调 你是强迫不来的

音乐创作与思考：

“创作和谎言只是一线之差”

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啊鲁冰花……”199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，歌手甄妮演唱的《鲁冰花》迅速红遍内地的寻常巷陌。其实早在两年前，这首歌即作为电影《鲁冰花》的主题曲，荣获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。而该曲的词作者姚谦，因一次偶然的邀约、一份连夜赶出来的歌词，将“作词人”三个字变成前半生剥离不去的身份和符号。

王菲的《我愿意》、辛晓琪的《味道》、萧亚轩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、刘若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《知道不知道》……由姚谦创作的词曾留存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直到今天，这些歌曲依然活跃在KTV和各大音乐类选秀节目。只是如今的姚谦，已拥有不止作词人一个身份——唱片制作人、音乐节目制作人、互联网音乐公司管理者。自称已进入“初老”阶段的姚谦，最近在反复研读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未来简史》，他亲切地称赫拉利“小尤”，并希望借此书一窥数字音乐时代的未来：“我告诉自己，应该更深刻地思考整个音乐产业的问题。”

音乐，对于姚谦而言，是“随身的配件”，更是关乎时间与空间的立体记忆。在台北隆隆雷雨的夏日午后，他写下侯湘婷的《秋天别来》；从新加坡到民丹岛的游轮上，写下本多RuRu的《美丽心情》；阿姆斯特丹·高美术馆前的绿草地上，看见一家人野餐，有感而作林忆莲的《盼你在此》；临去加州前，他在台北凭借想象为张清芳写了《加州阳光》。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姚谦却只发表了三首歌：为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而作的《当我在这里》、陈粒的《My Dear Art》，以及好妹妹乐队的《平常邮件》。

“我已经没有二十七岁时写《我愿意》的那种感情。”也有不少人请他写歌，他也试着“乔装”写了几次，只是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姚谦，面对二十岁出头的演唱者，觉得自己“说的话、写的歌都带有一

点点欺骗的感觉”，久了，“有了很深的罪恶感”。“创作者首先要说服自己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当别人也有兴趣或不同看法时，你内心才会有回应。”也正因此，《鲁冰花》的流行在他看来并非偶然，孩子想妈妈、想被关心的愿望，“三十年之后，还是有效的符号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正值台湾流行音乐鼎盛年代，姚谦进入一家小唱片公司海丽唱片，负责写稿、打杂、陪歌手录音等工作。进入唱片业第二年，台湾唱片业即迎来黄金时代，进入正处于全盛期的点将唱片公司后，姚谦策划制作了张清芳、江蕙、伍思凯等红极一时的歌手专辑。后转战新力（索尼）唱片，缔造了李玟、庾澄庆的音乐传奇。任维京唱片台湾分公司总经理期间，他又发掘了萧亚轩、江美琪等新生代歌星。

2000年，随着网络和数字音

乐的兴起，唱片产业逐渐衰落，姚谦度过了“密集写歌发表的十年”，开始怀疑写歌的动机与意义：“当真实生活的质量及不上书写的数量，创作与谎言只是一线之差。”为了使创作免于谎言的深井，他从一名创作者转向管理者，却发现脱离了唱片的形式，一首歌的听众是谁、他们在哪里、如何让它被听见、被理解，这些原本显而易见的问题的答案却是——“空”。离开唱片行业后，姚谦深知“下一个时代已经来了”。而在日渐蓬勃的数字音乐产业之下，他没有成为摇旗呐喊的人，而是在过去十年间，一日不停地思考同一个问题：“音乐产业该如何存活？”

听音乐的渠道变了，受众的面目变得模糊，对写词人姚谦而言，这是不小的困惑；对于管理者姚谦而言，在整个音乐产业面前，个人的困惑终究是小事：“我不能只为

了自己版税的减少而困扰，我是要负这个责任的。”于是姚谦刻意与音乐产业保持适度距离，回到“音乐使用者和消费者的位置”，只有这样，“才更明白音乐聆听者与这个世代所有的新变化”。

从唱片时代到数字音乐时代，再到如今电视音乐节目的勃兴、《江南style》《小苹果》等歌曲在广场舞群体中广泛传播，姚谦冷静地看着音乐产业的兴衰，再次见证“音乐又回归群众的生活与娱乐”。尽管为此颇感欣慰，但在流量为王时代，音乐也可能为迎合大众而制造话题和热度，姚谦开始担心“电影圈的‘IP理论’又发生在音乐圈”，因为“IP思维会伤害有差异的创意”，也会让人们掉入误区：“宁可要点赞和流量，也不去想‘我要表达什么’，以及关注别人的情感共鸣或批评。”

“初老”之年：

“适度关注世界，更多面向自己”

姚谦的童年在台南度过，秋茂园中密集不高的果树、沙滩上一道长长的防风林、长满扎手球果的大麻黄、热腾腾的鳝鱼意面、以砖石砌成的飞檐雕栏的赤嵌楼，都是台南印刻在他记忆里的模样。如今，秋茂园、防风林和大麻黄早已不复存在，赤嵌楼在整顿市容中被粉刷成了砖红色，楼前的小吃街也消失不见，姚谦面对台南时，“越来越像个异乡人”。

近十五年来，“异乡人”姚谦常年往返于台北和北京，北京就像他的“半个故乡”。在出版于2012年的小说《脚趾上的星光》中，姚谦描写了一对相隔台北、北京两地的情侣，通过长达两年的书信往来诉说情愫。这对情侣其实都是姚谦自己，“在两个没有时差的城市里，却又感觉我们很靠近又很遥远”。

五十岁之后，姚谦发现自己在音乐事业上花了太多时间，“必须

更多面向自己，世界有世界的步骤，适度关注就好了”，于是想趁“初老未老”，到远一点的地方旅行。每年，他至少为自己安排两次远距离的深度旅行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“背包族”，而是请旅行团帮忙打理行程，因为“时间有限，再老就去不动了”。

在巴黎，姚谦住在塞纳河边的民宿，每天徒步往返于美术馆和博物馆，来回足有15公里。在秘鲁这个三千多米的高原古城上，他住在一间由老修道院改造的饭店里，从窗子俯瞰满城穿梭的猫群和酒吧里的年轻观光客。为了去南极，他花费三十几个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花四小时飞到阿根廷最南的港口乌斯怀亚，再用两天时间穿过西风带抵达南极半岛。姚谦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乞力马扎罗，此时他应该正在路上。

“旅行是一种很特别的与人接触的经验，与游伴建立起感情的过

程，仿佛是人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缩影：从陌生到熟悉，从各自行动变成一个小团体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快速过渡，也在不久的将来解散。”在新书《如果这可以是首歌》中，姚谦这样描述旅行带给他的体验。

在阅读《未来简史》的过程中，在旅途所见的真实世界之外，姚谦慢慢接受了虚拟世界的存在。90后、00后从出生起便经历的事，他在中年以后才开始了解。“我不会说‘那是不对的，这个才是真的’，也不觉得我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会去接受‘那是存在的’。”尽管如此，姚谦仍会为虚与实之间的模糊界线担忧：假新闻层出不穷、修图软件印证了扁平单一的审美观：“这和我们预想的网络世界的多元、多面、开放是背道而驰的。”在人人谈大数据的当下，姚谦不止一次自问：“当所有人都要往一个方向去，而我不想，

我应该怎么办？终究我还有一支笔，还有音乐创作，可是我怎么去说服自己的心？”

进入“初老之年”以后，姚谦开始更多关注身边的年轻人，他从那些想法各异的年轻人身上，看到了更多可能性，“我很乐意和他们混在一起，听他们说着以前会觉得荒谬的事，现在觉得是合适的。”

“世界自有它的步调，你是强迫不来的。可能在你的产业里，你一直觉得它没有朝你想要的方向走，以为世界一直是不动的。你认真看，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。”姚谦扶了扶金丝框眼镜，习惯性地吐着舌头，眼中闪烁的纯真和顽皮不似“初老”。

风格是一个人的基因，不管你怎么假装，都是藏不住的。有时候，风格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那个天分，而是你有那个机遇。——姚谦

(本版综合)